

往事



札记

朱微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柏山和胡风及胡风妻
随想记
死者未眠日
第一次重访胡风
彭柏山创作
突田归来
难忘的记忆
女囚
忆江南
孙晓梅阿古物
彪炳史册
封路

青年精读书系·札记系列

往事札记

朱微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札记/朱微明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

(青年精读书系·札记系列)

ISBN 7-218-03544-2

I. 往… II. 朱… III. 朱微明—回忆录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0416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李松樟书脊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1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218-03544-2/K·771
定 价	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本名朱明，学名朱秀金。1915年9月生于江苏无锡。父亲系经营缫丝业的资本家，4岁时，家中破产。

1935年，在无锡县立女子中学毕业。1937年在镇江师范高三肄业时，抗战爆发，随进步同学流亡鲁南、赣北等地做救亡工作。1939年初，任重庆《大公报》渝市记者。是年6月，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皖南新四军。1941年2月入党。先后担任解放区的报纸编辑和记者工作近10年。

1952年春，插入上海俄专高级班学俄文。

1953年春，分配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电影。

“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1983年离休。

认识朱微明

(代序)

小莲从今年年初起，就一再要求我为她母亲朱微明同志的遗著《往事札记》写篇序文。写序，我从未写过，也不会写，再说，这半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大好，精力大不如前，因此我没有答应，希望她能另托更合适的人。但小莲同她母亲一样的固执，一直在等着我，还说是随便写点就行。这可真让我为难了。

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这部书稿，微明同志对革命的坚贞不屈和对同志的热情似火，她风风火火的性格和同样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涌现了出来，勾起了我的记忆。那么，我就把这些记忆写下来吧。不过，不是作为序文，而是作为对这位老友의 纪念，以表达我对她深深的思念。

我和微明同志的首次见面是很戏剧性的。50年代初的一天，她大概是因公由松江来上海，并顺便到我家看看。我一开门，只见一位穿军服的女兵，向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并说：“你是梅志同志吧，我是朱微明，彭柏山的老婆。”然后，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大笑。本来，胡风早已向我介绍过朱微明同志开朗洒脱的性格，看来的确如此。就这样，我们

算是认识了。但因她和柏山住在驻地松江，不常来上海，所以那时见面很少。

后来，柏山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举家迁至上海，我们的来往才稍为密切了些。不过，也只限于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并没有深谈。那时，她虽贵为部长夫人，却没有部长夫人的架子和排场，而是日夜忙碌着。外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还有家务和孩子。尽管这样，她还要自己给自己加码，又考上了上海俄专学俄文。对一个中年主妇来说，这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上学期间，她的女儿小梅有病住院，她都照顾不上，特意托我去看望。医院的院长以为我是孩子的母亲，要和我谈孩子的病情，我赶快告诉他，我不是孩子的妈妈，是她的朋友，当妈妈的在上学呢。那位老医生流露出的不仅是惊讶，还有点不高兴，意思是她怎么能不管孩子自己去上学呢？现在想起来，多亏她有了俄文这项专业，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靠俄文翻译，挣得生活费，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也算是有点先见之明吧。

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彭柏山也因与胡风的友谊受到牵连，他们一家的生活自然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和胡风都失去了自由，无从知道他们一家的命运。直到1979年初，我们从深山里走出来到成都后，才从友人信中得知柏山早已不在人间，后来与微明同志通了信，了解到一些他们家破人亡的情况，那可真是令人伤痛啊！胡风和我都不由得流下了热泪。

随着落实一切冤假错案的工作，上海给柏山开了追悼会，后来又在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再往后，又出版了柏山的遗著。每做成一件事，都靠着微明同志不懈的努力。

为了给胡风医治“心因性精神病”，微明同志在上海多方寻医求药，帮我们与上海精神总院联系，让胡风住了进去。多亏了周玉常医生的精心治疗，胡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有了好转。这段时间，我女儿在医院里照顾病人，我就暂住在微明同志家中。就这样，我对她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我曾亲见她在一个漂亮的小笔记本上，抄写她精选的唐诗。用她刚劲有力的字迹，每天认真地抄上几页。我很奇怪地问她，她告诉我我是为了小莲抄的，使她在工作之余能增加些古典文学修养。我默默地赞叹着这做母亲的感情。

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就只有在她偶然到北京来时才见到她了。我知道她仍在为柏山遗著的出版而努力着。

1993年夏末，为了在上海展出“胡风文学生活图片”，我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时，微明同志已因严重的类风湿病发作躺在床上。我看到她那么憔悴，那么痛苦，几乎落下了眼泪！老天呀，你太不公平了，她受过的精神折磨还少吗，现在还要加上难耐的肉体痛苦，太不该了！

在《往事札记》中有一篇《女囚》，写的是她在日本人监狱里的情景，她所受的折磨令人发指。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她在敌人面前，没有低头。但这一段遭遇却种下了风湿的病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次被勒令在不但没有日照而且下雨还往里灌水的防空洞里隔离审查。这更加剧了她的风湿病。她本来是应该安享晚年的，但年轻时所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严重地损坏了她的健康，使本该是过好日子她还是没能过上好日子！她原本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现

在，双手痛得几乎抽成一堆，无法拿笔了。我看着她的手，几乎又掉下了眼泪。但我不敢哭，我知道她是不喜欢悲泣的。

这次见面成了永别。几年后，当我得到她去世的噩耗时，虽然十分哀悼，但也感到了欣慰，因为她已从病痛中得到了永恒的解脱。

对于这位坚强的热情的女性，我由衷地敬佩，我更希望大家都能从这本书中了解她不凡的一生。

杨志

2000年8月9日



目 录

WANG SHI ZHA JI

认识朱微明（代序）	梅 志	1
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		1
随想记		61
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		64
第一次通过封锁线		
——纪念柏山受害二十周年		74
彭柏山创作《战争与人民》的		
艰苦过程		82
突围归来		97
第一次投稿		106
被捕		110
女囚		118
忆江南		129
回忆孙晓梅同志		133
栗裕印象		
——纪念栗裕同志逝世一周		
年		141
要留清白在人间		
——悼念严慰冰同志逝世三		
周年		146
明沙带雪惊寒夜	王春瑜	155
后记	彭小莲	158

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

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

1933年夏天，柏山经周扬同志介绍，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胡风是“左联”党团的宣传部长。“左联”下面的组织分为沪东，沪西、闸北和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区）四个区。周扬向胡风介绍了柏山，胡风分配柏山去“法南区”工作。

这时候，柏山没有职业，也没有作品发表。他家是湖南穷苦山乡的贫农，没有接济。因此，生活陷入十分贫困的境地。没有钱，买几个大饼，买两个铜板的酱油，拿大饼蘸着酱油吃，聊以果腹，有时甚至饿肚子。有一天，胡风去探望

他，亲眼看见他在啃冷大饼，当时就掏了两块钱给他，说是“让他多活几天”。后来，胡风向鲁迅先生作了汇报。鲁迅先生听了，嘱咐胡风在他老人家每月捐给“左联”的二十元中，拿几块钱给柏山维持生活。

有一次，胡风代鲁迅先生请“左联”十多位青年作家吃饭，也请了柏山，于是柏山有幸和鲁迅先生认识了。饭后，柏山欣喜若狂，兴冲冲地去找王鲁彦同志，告诉他胡风介绍自己见到了鲁迅先生……

“法南区”的领导是周文和宋乐天^①两位同志。周文对柏山的处境很同情，在生活上关心他，有时邀他到家中吃便饭。周文的夫人郑育之同志曾说：“当时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经常吃咸菜或黄豆芽，偶尔花一两角钱买点肉，炒个肉丝咸菜，算是改善生活。柏山同志来，我们就多加一把米，凑合着一起吃了。”

不仅如此，周文还鼓励、帮助柏山从事创作。周文对柏山说：“你在湘鄂西苏区工作过，接触了许多红军战士和干部，阶级斗争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对这方面的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印象，如果能把这样的斗争生活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对于和我相同的青年，很有教育意义。你写好后，可以请鲁迅先生指导、帮助、推荐出版。”

胡风也鼓励柏山，说：“‘左联’是以写作作为主要战斗形式的。你以前写诗、写杂文……你在苏区编过报纸，领导过武装斗争，对战斗生活有深刻体验，为什么不写来教育别人

^① 宋乐天，又名宋卢天，即王尧山同志。1934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组织部长。

呢？”胡风鼓励柏山写个中篇。于是柏山开始从事创作，并悉心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及所译的《毁灭》。短篇小说《崖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了。

《崖边》写成以后，柏山拿给胡风看。胡风认为：“这是一篇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有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作品，那是凭空虚构的，不像柏山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和生活内容。”胡风将《崖边》给鲁迅先生看过后，就介绍给杨骚同志，杨骚把它放在自己主编的《作品》创刊号上作为首篇发表了（1934年6月），笔名冰山。出版后，柏山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并附《作品》两本^①。

《崖边》的发表，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在当年9月1日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第三卷第三号“书刊评述”栏里，茅盾同志评论了《崖边》。他写道：“这是用了严肃的笔调，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冰山好像是新人，他这一篇实在写得不坏。”可见《崖边》当时在文艺界的影响了。

《崖边》的发表，对柏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从此，他对创作有了信心，情绪饱满，继续写了《皮背心》、《忤逆》、《夜渡》和《枪》四个短篇，都是经过胡风推荐发表的，仍用冰山笔名。

柏山在“法南区”毫不懈怠地工作了将近一年时间，并进行创作。不久以后，柏山被调到“大众教育委员会”任书记。他面向群众，深入各个工厂，工作十分积极。

1934年11月17日上午，柏山到法租界参加吴奚如同志

^① 《鲁迅日记》1934年7月6日记：“午后得冰山信，及《作品》两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领导的印刷工人“读书小组”的会议。会后，准备回家（住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一家煤炭店的亭子间里），他走到弄堂口，看见两个可疑的人。当时不敢回家，即搭车至中振小学冯光灌同志^①处。耽至黄昏，走出学校不到半里路，就被三个特务捉住，绑上汽车，向南市开，带到南市公安局。柏山化名陈友生，湖南人，伪称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

柏山在南京市公安局受到了严刑拷打，被打断了两根肋骨。19日，被押解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柏山因受刑过重，肺部受伤，吐血很厉害，却又无医缺药……直至1935年1月，反动派宣布柏山犯有“危害民国罪”，判刑五年，解送苏州盘门外伪江苏省直辖陆军军人监狱关押，和何建础（何梦雄烈士的哥哥）、张文仪、王凌波、黄浩、黎景平（李波人）等同志关在一个号子里。

狱中关有政治犯七百多人，当年方毅、曹荻秋、杨超、许涤新、温济泽、徐迈进等同志都关在这里。另有民事犯、盗窃犯三百人左右，全狱共关有一千余人。

反动派在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对政治犯都残酷镇压：党支部被破坏，严格控制犯人家中寄来的书报，稍有进步意义的书籍，就扣住不发。《红楼梦》因为“红”字当头，不许看，《复活》、《茶花女》之类，也得放两三个月发下来；《生活周刊》不许看，报纸禁寄。吃的经常是夹生饭，饭里尽是玻璃屑、砂子、米虫，犯人一面吃一面拣。

① 冯光灌(女)同志,上海崇明县人。原中振小学教员,抗战后在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指导委员会”工作。经郭建(女)同志介绍入党。她为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使一些同志免遭逮捕。解放后病逝于北京。

平时没有肉类吃，蔬菜也没有油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柏山被关入监狱后，精神上很苦恼。狱方规定每两周犯人集中起来写信，来回信件，只允许用明信片，这是让犯人写得简短，也便于反动派检查。柏山从来不写信，因为无信可写。

直至1935年5月，柏山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热情，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张明信片，上写“周豫才大人”收，下署名“陈友生”，寄到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收到后^①，让胡风辨认是谁写的？胡风认出是柏山的笔迹。鲁迅先生嘱咐胡风代为复信，并要胡风按时寄钱、寄物到苏州狱中。

胡风化名张国芳，假称是柏山的姐姐，每次信的署名都是“姐国芳”。信中用代号，称鲁迅先生为豫翁，间或在信中谈及鲁迅先生的情况。胡风经常寄钱、寄书给柏山，寄过《死魂灵》、《复活》、《茶花女》、《波华利夫人》等。有一次，胡风寄《忏悔录》给柏山，特别提到：“这是豫翁嘱咐寄你的。”又写道：“豫翁说：‘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1935年冬，将临数九寒天，胡风寄了一件暗绿色的棉长袍和一顶瓜皮毡帽给柏山。柏山收到后，非常激动，特地作了一首《狱中述怀》律诗：

十年修炼赴戎征，误入罗网卧吴城。
旧梦重温乡国事，寒衣远达故人情。
闷来画壁添归雁，闲里走棋谈用兵。

① 《鲁迅日记》，1935年5月24日记：“得友生信”。

XXXX(已佚),功名势利一毛轻。^①

1936年上半年,柏山害肋膜炎(这是受过刑的后遗症),他写信向鲁迅先生讨药,鲁迅先生嘱咐胡风两次寄药到狱中,柏山收到了回信,药和钱也先后收到。信末,胡风写道:“药是豫翁给你的。”鲁迅先生对柏山各方面的帮助和关怀,数年如一日,直至他老人家逝世为止。这种种事实,使柏山刻骨铭心。柏山曾说过:“我对鲁迅先生所怀的感激之情,即使长眠地下,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他教育我、帮助我,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1936年2月,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来中国访问,会见了鲁迅先生。山本要求中、日两国“交换彼此的创作”,作为艺术交流的第一步。他和鲁迅先生商定,在介绍日本作家作品给中国读者的同时,在日本《改造》杂志上辟《中国杰出小说》专栏,介绍十位中国左翼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给日本读者,并请鲁迅先生尽推荐之责。鲁迅先生说:“中国有两三个新进作家的作品,可以达到在《改造》杂志上刊登的水平,建议从扶植的目的予以刊载。”鲁迅先生并指出:“中国左翼作家是在锋刃之下写作的,稿费少得可怜。”^②鲁迅先生写了《中国杰出小说》的《小引》,负责编选了第一篇萧军同志的《羊》,发表在6月号的《改造》上。后来,鲁迅先生因病,委托胡风继续编选这个专栏。胡风选了柏山的《崖边》,刊载在这一年

① 李波人:《苏州军人监狱记事·兼忆彭柏山同志》,原载1985年2月26日《上海党史资料通讯》。

② 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原载1936年12月《改造》杂志。

的《改造》7月号上。此外,还选了周文、艾芜、欧阳山、沙汀等同志的作品。以上五个短篇,都是征得鲁迅先生同意后,才编入专栏的。翻译工作,也由胡风逐句口译,鹿地亘记录、整理定稿^①。胡风自己说:“所有发表费和版税,都由鹿地亘取去作为他的生活费用了。”^②

胡风在《崖边》篇首,写了柏山的简历:

柏山,出生于湖南,姓彭。进过上海某大学,中途参加解放运动而退学。长期活动在湘鄂西苏区域,后回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不幸的是,他和上面“领导者”不合,要发表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容易可以发表,又写了几个短篇。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中。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短篇《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③

接着,胡风收集了柏山所发表的五个短篇,交巴金同志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36年8月结集出版,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因为《崖边》印在首篇,故题为《崖边》。由于柏山还囚系狱中,怕出书对他不利,胡风将他原署名冰山改为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所得稿费,从此由胡风按月寄五块钱到苏州狱中,柏山得以改善伙食,或帮助同狱难

① 熊融:《鲁迅向日本读者介绍萧军》,原载1981年4月9日《文汇报》。

② 《胡风晚年作品选·我做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43~144页。

友。当时许涤新同志正害肺结核病，柏山特地托外役买了一大听鱼肝油送给他。

1936年10月下旬，柏山在狱中收到胡风的来信，说：“豫翁不幸逝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会回来了，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的灵魂相抱……”这个震撼中外人心的消息，对柏山的打击特别大，他既不能高声呼喊，也不能尽情痛哭，他将哀痛深深地埋在心中，不吃、不喝，整天呆呆地坐着，默默地流泪。同号子的李波人劝慰他，柏山对波人说：“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他的逝世，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鲁迅先生才这么大年纪就死了，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迫害死的。如果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好一些，肺结核病就早已治好了。”^①一面说，一面簌簌地流泪。

为了悼念鲁迅先生的逝世，柏山提出要进行一次斗争，要求政治犯有阅读书报的自由，同时改善生活待遇。

柏山的倡议，得到同号子的张文仪、王凌波、何建础三位革命前辈的同意，并决定由柏山起草斗争提纲，秘密分发给各个号子。由于狱中党支部的领导（支部极秘密）及全体政治犯的艰苦奋斗，从1937年1月9日起，至1月16日止，全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饭斗争。这次震撼京沪线的大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部的胜利。^②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共提出八项条件，其中有

① ②李波人：《苏州军人监狱记事·兼忆彭柏山同志》，原载1985年5月26日《上海党史资料通讯》。